

卢庆丰再现身,姜燕想到那瓶氰化钾

5

悬疑小说



陈幻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多年前一个意外,令他们纠缠至深,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,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,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,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就是危险,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,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,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,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旅行途中,张铭突发癫痫,吓坏了许璟楠。

1. 许璟楠来到一座位于昌平区别墅。

“姜燕?我是方圆设计公司的……”她向开门的女客户介绍自己。“许璟楠。”女客户张口说道。

“房子真漂亮!”许璟楠赞叹。女主人始终没说话,静静站在客厅里。“您打算重新施工?哪里不满意?”“有一个地方。”姜燕半侧着身走到前面,把那扇通向长廊的门推开了。许璟楠拍了照片。“功能?”“画室。”

现在她想起来,客户指名道姓让她来实在稀奇。她重新端起相机,手轻微发抖。“画室……要怎么装修?”“我希望,姜燕走到屋子的一侧,“他画累了可以休息,椅子要舒服点……”“既然是给你老公设计的工作室,你该问问他的意思。”许璟楠条件反射打断了她。姜燕愣了片刻,“你们所有的邮件、照片、短信我都看了。”许璟楠立刻警觉起来。

“你们用我名字开户的信用卡出去旅游,在我给他装修的画室里约会,还骗我我是在忙着画画。我今天找你,就是想请你放过他。你们这样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。”

许璟楠正想说他们已经分手,可对方这种冠冕堂皇的口气让她不满:“跟我有什么关系?你怪我?”“我是好心提醒你,他不可能跟任何人认真。”

许璟楠哭笑不得,“他没告诉你,我和他已经分手了?你还来找我干吗?”姜燕一愣,像是被问住了。“你不知道我为这个家做了多少努力……你不知道我们感情有多深,你也不配知道。”“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?”

许璟楠发现姜燕的胳膊正在轻微颤抖,她感到有些惊讶,“你为什么来找我?”她委屈地看着姜燕。姜燕松开了她,“我想知道是什么让

他变了。”

许璟楠走过去安慰姜燕,“我跟他没关系了,没人能把你们分开。”姜燕沉默片刻,失落地说道:“为了他,我唯一的孩子没了,还是为了去捞他那些掉水里的画,我看他早忘得一干二净。”姜燕看着她,眼神却是放空。“我在水里摔倒了,我也太不小心了,那可是我唯一的机会。那是他画了快两年的画,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画扔到水里,就为他自己弄的烂摊子……”姜燕正要失控时突然住了嘴。

“他为什么要把那些画扔了?”许璟楠问。姜燕一个字没有再往下说。

2. 这天下午,鑫德艺术品秋拍会在港澳中心举行。姜燕一路心情都很好,因为听说会见到小虫,就是那个相熟画家李文波的两岁女儿。

关于张铭出轨的事,姜燕只字不提,当没发生过。只是没收他的手机,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他身边。

秋拍会上姜燕在逗小虫玩,十分开心和满足。穿过玻璃展柜的远处,人群中有个模糊的影子晃动,她心头一惊。姜燕低头再看时,那影子已经不见了。虽是一闪念,她已觉得有些不自在。

张铭面带微笑,跟刘欣站在一张巨幅油画前。她每说一句,他都本能地想跟一句:“她怎么样?”说不出来。应不应该说出来?

他鼓起勇气打断刘欣:“许璟楠好吗?她在做什么?”刘欣咽了口唾沫,不知态度该如何拿捏合适。“还行,她在家呢,有星光陪着呢。”“星光?”“嗯,我的猫。需要我带什么话吗?”“不用。”

拍卖开始了,姜燕跑哪儿去了?张铭刚要跟旁边的画家借电话打给姜燕,姜燕出现了。神情看着有点奇怪,说有事要出去一趟,让他完事自己打车回家,说完就快速走出会场。

3. 刘欣回来怎么交代?许璟楠把她的猫星光弄丢了。在楼下找了一圈,往家走的时候,她已开始考虑后路。正想着,迎面走来一人。多日不见,他全身都被雨水淋小了一圈。连年龄都小了。

“对不起!”她听见张铭懊恼地说,“那天不该让你躲进地下室。我确实慌了,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种状况……”这么多天过去,他又跑来加深她的痛苦了。这个最亲爱又最可怕的人,仅是这间地下室的事重要吗?“我刚把刘欣的猫给弄丢了,她回来会把我吃了吧?”

“如果让你们碰上,对我们三个都没有好处,但是我想明白了……”张铭把她的脸转向自己,“我可以和你一起躲起来,不管躲哪儿。”她挣脱他的手。

“跟我说话。”张铭碰了碰她的肩。“要我说什么呢?刚才听你的声音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现在真的很怕你,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?”张铭愣住了。“没想到我已经让你害怕了,完全没想到。今天是我不对。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”许璟楠努力忍住眼泪。

“你到底想知道什么?就是希望我承认我是个不快乐的人?过去我不知道,可从我决定来找你,到听你说这些话之前,我非常快乐。我不知道还要怎样才叫快乐。”

许璟楠听见了,眼泪更夸张地涌出。“是,我怕你!只要和你在一

起,我就不属于我自己了。你让我完全看不起自己,我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……”“那就别想了!”张铭大声打断她,过去抱住她。

4. 卢庆丰正靠在墙边抽烟。姜燕一把将他推到玻璃门看不到的地方,不知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。卢庆丰打了个趔趄,她用沉静的声音说道:“去前面那家麦当劳等我,半小时后我去找你,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。”姜燕和张铭打过招呼后来到了麦当劳。远远只见卢庆丰坐在窗口连排的椅子上,吃着薯条汉堡,东张西望,看上去比上次体面不少。

她向卢庆丰走过去,看着这个人。她不再对他说的任何话感到惊讶或是恐惧。他要什么都可以。她会让他尽情说,并且全部答应下来。

她走向卢庆丰旁边的空座。

第二天,阴霾过去,天空放晴。姜燕站在厨房,紧盯看碗里的鱼,心跳快要停止。氰化钾粉末落入水中,迅速消散。没几秒钟工夫,鱼就翻着白肚皮浮了起来。这瓶氰化钾跟了她十几年。一开始就是包在纸里,后来买了个透明的小瓶子,纪念品一样封存起来。平时锁在一个带锁的首饰盒里。无论东奔西走,都带在身边。她一生也只有过一次想死的念头,和今天这个再次把她逼到死角的人,也脱不了干系。没想到十五年后,这药转了一圈,还是要给他用了。

“真有必要吗?”这个声音在她从麦当劳出来之后就一直在脑海里回旋。就再满足他一次又如何?他这回是想要一幅张铭的画。也许这一次之后他就满足了?理智上也清楚,要挟他人的人,轻易不会撕票。可是她讨厌生活里有一个炸弹。

晁信义得知噩耗,发誓要重建晁家

6

传奇故事



黄晓阳 冷海 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1900年,八国联军侵入北京,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,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,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,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,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,联手御敌,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,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,两个民族品牌,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日本军队在京西胭脂铺里到处杀人,唯一活着的晁灵珊带着配方逃了出去。

蜀道难,难于上青天。川东大宁谷的悬崖上,一个穿着白色无袖短褂、黑色裤子、腰上系着青布口袋的年轻人,正向上攀爬。他就是京西胭脂铺掌柜晁子霖的第二个儿子晁信义。晁信义从十八岁就开始在外采买原料。做胭脂颜料的一般是红蓝花、蜀葵花、重绎、黑豆皮、石榴等中草药。但是,京西胭脂铺的胭脂水粉能成为皇宫贡品,绝非偶然,他们不仅仅配方独特,而且配料之中也有别人没有掌握的原料。

晁信义在大宁谷采摘的是一种神奇的果子,叫火焰果,只有在川东长江支流的峡谷峭壁上才有。这种果子在川东一带完全不值钱。然而,晁家立下规矩,绝对不能从集市上收购。倒不是价格问题,而在于竞争对手一旦知晓,定会加以研究。那样一来,晁家的配方就没有任何秘密了。

此事是晁家的最高机密,知道的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京西胭脂铺的继承人,另一个是负责采办火焰果的人。而且负责采办火焰果的那个人,还不能完全懂得配方。这也就使得京西胭脂铺的配方,成为高级秘密。晁子霖的子侄辈有好几个人,按照家训,未来京西胭脂铺的大掌柜,只能是他的儿子信仁。可信仁过于仁厚,所以他将采办业务交给次子信义。

晁信义每年这几个月就要到宜昌采购一批原料,采购好原料之后,寄存在宜昌的顺风客栈,然后乘舟逆水而上到万州码头,再从万州码头雇小船进入大宁谷采摘火焰果。总之,行程绝对保密,不让任何人知道。

这次出行异常顺利,晁信义计划再摘几天火焰果,就打道回京,谁知

下悬崖的时候,却被一条鲜艳小蛇在脚上咬了一口。他忍着头晕眼花,下到悬崖底下,就立刻晕了过去……

苏醒过来时,他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。

他支起身,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竹床上。他活动了几下脚,感觉不出什么,头也不昏了,只是身上有些乏力。这个房间不大,是用木头和竹子扎成的,床头有一个木板钉成的简易箱子。房间里还有一个用几块木板隔成的书橱,里面摆着几本厚厚的书,有《药经》《医经》《本草纲目》,都是医药方面的书。另一张竹床上有衣物,应该是一个女人的。四周静悄悄的,没有人。

晁信义倚在门边,鼻子之中还是那淡淡的香味,似乎来自桌上十几个竹筒。晁信义小心翼翼地揭开一个盖子,大吃一惊,里面装着半筒雪白的水粉,细腻水嫩,比晁家最好的水粉有过之而无不及!晁信义又揭开另外两个竹筒,里面是胭脂。这荒野山岭的,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胭脂水粉?什么人能做出这么好的水粉呢?

正出神之际,晁信义听到有什么跑了进来,抬头一看,是一条大黑狗。“大黑,不要吓着客人……”一个温柔如水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晁信义心中一颤,只见一个姑娘走进来,长发披在肩头,穿着淡白色的麻布衣裙,脸如白玉,眼睛如泉水般清澈。她的肩膀上背着一个小小竹篓,手里提着一双布鞋,手指纤细、白嫩。她没有穿鞋,赤着脚,小腿上还有些水的痕迹。

晁信义从来没有看过女人的脚,一时痴了,忘记了动。

姑娘抿住笑:“我叫花红蓝。你

的伤还没好,快去躺着吧!”“我叫晁信义,晁是姓晁的晁,信义就是……信用和义气那两个字!”晁信义忙自我介绍,他本是口齿伶俐之人,现在却有些慌乱。

晁信义把自己的家世告诉了花红蓝,花红蓝也把自己的家世告诉了晁信义。花家祖先是皇宫御医,最擅长的不是治病,而是美颜之术。不料出现意外,导致皇贵妃毁容。先祖安排家人分散逃走,花家这一支逃到四川万州,以花为姓,至今已有四百余年,以医为生,美颜术只是作为家传手艺代代相传,却又轻易不展露。花红蓝的父亲、母亲和哥哥相继去世,爷爷就将医术和美颜术传给了孙女。

花红蓝听晁信义说起他家是开胭脂铺的,嫣然一笑:“做胭脂嘛!我也会呀!”“你不是会,你是做得非常好。”晁信义赞不绝口。花红蓝听了,嫣然一笑。晁信义望着她的如花容颜,怦然心动。

两个月后,晁信义的身体完全恢复,决定带着情投意合的花红蓝回京城成家。

他们先到万州,乘船顺水而下。船上,大家都在谈洋兵打进京城的事,也在说老佛爷和皇上逃出京城,还传旨说什么西巡。晁信义大吃一惊。他离开京城的时候,已经有传闻闹洋兵的事情,但没有人想到洋兵居然能打进京城。家里的父母、叔叔婶婶、兄弟姐妹们怎么样了?京西胭脂铺有没有遭受损失?晁信义心神不宁,归心似箭。

船到宜昌,码头上,晁信义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焦急地大喊:“信义兄弟,信义兄弟,我是常风,我在这里……”晁信义循声望去,只见

一个高大的人在码头上向他挥手。常风三十来岁,虎背熊腰,有一身好武功,在京城龙门镖局走镖。京西胭脂铺进原料,或者给供货商结款,一般都是请常风护送,他和晁信义情同兄弟。

晁信义有些意外:“大哥,你怎么在这里?”晁信义到宜昌进原料,并没有告诉常风。常风一把拽住晁信义的手,拽得晁信义胳膊生疼。“兄弟……”常风眼圈之中布满了血丝,头发被汗水濡湿,一身风尘,说话的时候声音有些嘶哑。“信义兄弟,你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,这个事情有些大,但是我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慌……”

他哽咽着把京西胭脂铺的灭顶之灾说了一遍。那个时候,常风并不在京城,而是在沧州家中。死里逃生的晁灵珊辗转十几天,才拖着半条命,勉强找到常家,把噩耗告诉了常风,立即病倒了。第二天,常风把晁灵珊交给弟弟,自己赶往京城。几天后,到了昌延里,一打听,晁家和替晁家打工的八十多口,全部死于洋兵的枪口之下。劫难发生几天后,邻里才有几个人出面,凑了一些钱埋了尸体。常风到晁家坟前祭拜一番,立即赶往宜昌城寻找晁信义,已经在此等待了一个多月。

“你是说,晁家就只剩下姑姑和我了?”晁信义愣愣地问。

常风默默地点了点头。花红蓝眼中的泪水簌簌滚落,她强忍住心中的悲痛,没有哭出声来。晁信义忽然站起来,如一杆标枪般挺直,如山一般稳重,他吼了一声:“回京城!我是晁家的男人,家破了,我要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重新建起来。”